

女水

天無謂之空，山無謂之洞，洞天存真氣，漫流福地成泉。女仙爭入，洗塵、搓足、濯髮，披塑膠浴帽搶佔 Spa 水柱，貪戀 41.6 度白磺湯不膩，斜躺涼椅敷一張冰黏面膜，謂之溫泉浴場。

浴場乃異界，嘩啦啦沖逝人間時間，禁帶手機，放眼是成群陌生裸仙，一個個悶頭在池子裡存思修練。度化升仙和腰酸背痛向來各憑本事，肉身遠隔，感覺難以傳渡。但也是這鉛重凡胎，三萬六千個毛孔察熱知冰，幾回冷熱泉交替著泡，密匝匝有小針自腿臀一路攀到腰肩，多舒爽？聽眾女仙白霧裡張嘴歎息，便知相對不識的高傲仙姬們難得共感。無關身分背景品味，高矮肥瘦與年齡，濁臭的皮囊尚在，才得享度脫剎那的飄然之感。

仙有七品（人有幾品？）入不同的洞天，區分方式意外地簡暴，是鈔票。老舊價廉的「山水樂」，廣告照片看起來池大水綠，乘上繡點斑駁的電梯嘎嘎抵達後，才知道贅肉濟濟。在很久以前贅肉還曾代表著富餘，近十年卻多是墮落中產階級的符號：沒空健身雕塑，吃得起垃圾食物。贅肉女仙大多喜言語，善推擠，深諳江湖技巧，回身噴濺水花穿走別人的拖鞋，或是浴巾水杯被擅自移位，池畔有人剝起凍橘染黑白髮，一切坦然自在，主打解火壓躁的修行。

隔幾條街白亮日系的「水美」價稍高，群仙則靜默。客氣有距離是某種階級象徵：與人維持最低限度的善意，是不想惹麻煩；不呱呱聊天，是怕漏了股市天機或金包銀的隱私。偷覷她們五十好幾的身體，竟能兼修白滑無毛與剛健腹肌，此等非人訓練，不知要燃盡多少童男童女打工人的推揉揉拿，飲食調配與教練課，方得對抗地球重力和日月推移。她們向養生背縱樂，是富得久了看透大魚大肉的惡處，轉而更陷於對己身己命的看承，我命金貴，不得輕殞。

只有亡命的北漂博士生如我，能出入各級洞天盡窺秘情。我命裡注定無房無車無存款，徒有肩背腰脊的痠疼，遂拿著偶爾多出來的白日三小時和五百塊，紅線一趟坐到北投。捷運遁地又入天，廂門一開，磺味瀰漫，始知福地已到。對於在哪個洞穴修煉，我向來無執著，只抱著數月一次的遊歷心境各處闖蕩。日修夜練的眾女仙見我面生，又不似外地遊客，水霧裡看不清來者何人。我也就坦然不語，反正沒有仙籍，誤入一回，享樂完終究回返人間認命。

然而沒料到的是，門內門外，衣衫盡褪，人間的煩惱依舊在水煙裡蒸騰。比如「山水樂」的陳小姐，身軀膨熟，口操童音，第一次見到她，就聒聒絮叨自己是常客，自告奮勇要帶初來乍到的我走進浴場。儲物櫃前陳小姐嘴唇微動，露兩顆單純門牙，脫外衣內褲皆像剝水果皮，還直勾勾盯著我的。

我初以為陳小姐愛好女體，思凡動心，後才發現她只是長不大的孩子，囚錮在日日老去的軀殼裡，急著復述浴場阿姨們交給她的人間規矩。「浴帽要帶好喔，妳後面的頭髮露出來了。」、「要穿拖鞋，不然會拔倒喔。」、「嗨，阿姨，妳要回去煮晚飯囉？」她習得社交辭令，卻像咒言般一絲不苟的複唸。浴場阿姨笑著順服她的指令，陪她聊天，陳小姐遂沾沾自己對世界的參與，終究不知道僅限於阿姨仙群集的這窟小水窪，以外的人情煉獄非燙即寒。

陳小姐待我熱情，覺著是領地裡的新朋友，主動介紹起自己天天乘上公車，從北投的山區抵達新北投浴場遍佈的此地。北投山區多富人，陳小姐想是曾由母姊帶著，重金訪遍人間各處，終於覓得能花去白日光陰的棲身之所。陳小姐於此跟無數阿姨學經驗，煉就既老成又稚拙的奇怪模樣，把女性輪迴數代還在輪迴的日子活過一遍。

聽她細數「蔡老師今天沒來，女兒陪她去玩了，還是女兒貼心。」、「我媽每次出門都要我爸載，因為我爸不讓她開車，說女人開車太恐怖。」、「啊美女妳結婚了嗎？有沒有生？生幾個？」童音喃喃，她的大小腿浸在水光裡折射後顯得畸短，貌近四十的陳小姐天生缺了成人骨相，本無煩惱卻怕寂寞，拼命拿眾女仙們一生掙扎也難洗去的命數澆灌自己。我才知道同泡一窟水，萬豔股間流淌不絕，大家難逃一份，無論聰慧愚笨，此生就是墮為人了，還是女人。

我也曾到台大醫院捷運站外乘坐 1551，顛顛繞繞來到「陽明山水」。深冬裡池水泛煙，巨大的窗框外有小溪曲繞，熱磺流淌，白鷺偶爾振翅飛過。池水汨汨流動，有兩位阿姨交頸碎語。細聽之下才知是老公負債。一位阿姨低泣，請教著另一位靠賣橘撐過老公跑路，成功拉拔三子長大的阿姨。早聽說過中年男子偏好在三溫暖談合作，避免有人錄音，大概沒人想到哪個事業泡湯的男人背後，女人會泡在池水裡哭泣不用費面紙，600 元 4 小時赤心裸肺地請教小本生意經。她們只是想籌買菜錢和學費，格局小，心願薄，但求浴後臉容平常，才能回家面對孩子。

浴場裡女體千千萬，我讀不懂的是那翻不過篇章的陳腔濫調。想起至京都交換留學時，宿舍對面的「衣笠溫泉」，一棟四層樓九個冰熱電氣池，客人從三歲幼女到九十八的阿婆都有，按年齡排列起來是一部人類老化圖鑑。光裸無毛的女孩、肩背纖薄的少女、豐胸肥臀的婦女、奶垂脂塌的歐巴桑，乃至脊椎變形，臉朝地板，背部隆起如龜的婆婆。多少身命堆疊，相繼走過，仍然繞行在水煙樓棟裡上上下下嗎？冷熱冰池泡過一輪，異色或藥浴的也不放過，洗脫了一層皮，骨相可改？煩憂可除？浴場果然異界，把人洗小了，沒有自己，融作水糊沾附磁磚，和大家一同等待蒸發。

人還是絡繹不絕地來。一遍遍剝除洗淨，走入湯浴，或噤口不言或夸夸其談。浴池裡女人的喬酸狡妒不可能少，博士生腦袋追求紙上最新學問，泡在池裡聽鶯聲嘈嘈常感頭暈。然有時在社會裡挨了打，回身想起 Spa 水柱間的話語，預言準確如被寫定的命籙，我幾乎懷疑裙釵生死簿是座老岩巨山，孫老仙、孫仙、孫小仙，誰都沒有真正翻過。

或是某次在行義路上號稱有罕見青鑄泉的「小京都」，那飄滿落葉與蟲屍的露天水池裡，一個黧面阿婆給我騰位子，露出枯瘦的兩腿間一個幽深黑洞，我幾乎要掉入。阿婆咧嘴笑，全口無牙，原來世間真有巫法，人能老，身能毀，命能摧。從未孕產過的我，被那樣一個不知滾出多少孩子的巨洞驚駭，我害怕我的身也終究會成為她的。無須思索窮究，時間明擺著的質變擺在眼前，就足以令人懼怖。

當一切裸著，意識就變得明晰，陰戶經水流過，乳房垂貼胸前，臀股脂肪顫動。女人們坦然踩上濕潤的磁磚，不蜷曲腳趾，想是習慣了。上得刀山下得油鍋，無所意識的覺悟、雲淡風輕的跨越許是升仙之必要，我這樣一個半童不女的博士生，未經紫爐火煉，道行尚淺。多少女人在浴池邊老生常談，離去前高喊幾聲要快樂要做自己。那些浮沫般的俗濫論調背後是什麼，待我行至歲月某段才有緣知曉，俱是真的，孟婆任它遍遍輪迴，都是鏤在體膚上的人生。

私密又共有，透徹又迷茫，女浴室裡肉身魂靈疊錯，時空傾倒共流，萬身同名。然而臨了轉開櫃門，各自披衫離去，又是陌路人了。

陌路人，只要還未悟透命與身，總還會在某個浴場相會的。洗傷，也觀別人的傷，自舔互舔，一路歷劫度限直到能夠前往遠方。